

地方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基于历史人类学的解读

葛宏伟¹ 胡乐²

1.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四川 泸州 646000;

2. 合江县大桥中学, 中国·四川 泸州 646200

【摘要】本文基于历史人类学视角,以龙车镇搬打狮子为研究个案,立足深度田野调查数据,对其历史变迁与传承方式进行研究,进一步探索地方民俗体育文化未来发展路径与传承动力。研究表明:良好的地理人文条件是龙车镇搬打狮子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地方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历经了起步萌芽、摸索前进、保护传承等三个阶段,并伴随演绎内容的不断更迭;龙车镇搬打狮子存在表演群体减少等传承困境,提出了加强引导,完善管理,坚持“文化自信”等建议。

【关键词】民俗体育文化; 变迁; 传承; 历史文化学

The Change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Ge Hongwei¹, Hu Le²

1. L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uzhou Sichuan, China 646000

2. Daqiao Middle School of Hejiang County, Luzhou Sichuan, China 6462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takes Longche Town as a case study, and based on in-depth field survey data, it studies its historical changes and inheritance method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and inheritance power of 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good geographical and humanistic conditions are the basis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ons in Longche Town; the changes of 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itial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and progres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the content of interpretatio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 Longche Town's moving lions has the difficulty of inheritance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performance group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guidance, improving management, and adhering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 Folk sports culture; Change; Inheritance; Historical culture

【基金项目】泸州市社科联一般课题《泸州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研究》, (课题号: LZ21A081) 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民俗体育文化产生酝酿于广袤的乡村社会,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鲜红烙印。地方民俗体育文化则带有浓厚地域特色,是某一乡村地区社会、文化等的集中缩影。研究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后民俗体育逐渐衰落,不少红极一时的民族体育项目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目前,不少地区民俗体育正濒临失传,甚至部分项目的消失已不可逆转,地区民俗体育文化的大面积“拯救”行动不易实现,如何使其与新时代接轨,逐渐成为相关工作者和学者共同研讨的问题。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持高度文化自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及:“弘扬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优秀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挖掘和整理”^[1]的时代任务。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对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民俗传统文化的瑰宝——舞狮运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舞狮运动在形态、规则、技术等方面均形成了一定的体系。研阅相关文献,民间广为流传的“舞龙舞狮”项目属于民俗体育范畴,并融入当地乡土武术、杂技、器乐、故事等元素,呈现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独有文化形式。基于此,

本文选择四川南部一种特别的民俗体育形式——龙车镇“搬打狮子(俗称耍狮灯)”作为案例,结果深度田野调查,揭示地方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变迁与传承动力。

1 龙车镇搬打狮子衍生的环境分析

1.1 地理情况

龙车镇隶属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幅员面积72.17平方千米,位于江阳区分水岭镇、合江县尧坝镇两大古镇交界。辖区内山峰——鼓楼山,山如石鼓,钟秀隽丽,精彩纷呈的剿匪人文故事,与山间石笋、古寨门、古栈道等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旅游资源。特殊的区位条件,促进了不同民俗、多种文化的交融,孕育和滋养了搬打狮子这一多元素为一体的民俗体育文化。

1.2 人文情况

龙车镇素有“舞狮之乡”的美誉。长久以来,龙车镇内活跃着一群舞狮人,舞狮人均为当地农民,农闲、逢年过节或各类庆典时集中外出表演。龙车镇的狮舞项目称为“搬打狮子”,是将武术、杂技、歌舞、神话故事等多元素融为一体民间艺术、民俗体育形式。在文娱活动不够丰富的年代,搬打狮子是最具吸引力的节目。因舞狮能带来额外收入,成为当时年轻人争相学习的项目。

2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历史变迁

“搬打”一词的释义为:一是舞狮表演需要“搬”桌子

垒成高台进行表演；二是表演过程中，伴有鼓、锣、钵等敲打伴奏；三是其中包含若干武术打斗场面。龙车“搬打狮子”是我国舞狮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初为一些民间艺人展示绝技，经百年演变，逐渐成为融武术、杂技、歌舞、神话故事于一炉，集文狮、武狮于一体；借助桌凳、竹竿等简易道具，配合鼓、锣、钵等打击乐伴奏；以地游狮子、猴子爬杆、和尚翻高台、高台舞狮、钻刀圈、钻火圈等10多个套路为表演形式；常在方寸间以奇、险取胜，自成一门独树一帜且无任何安全防护设施的纯民间高空表演项目，专家称其为“难得的民间文化艺术珍宝”。为全面了解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历史变迁，笔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发展历程、演绎内容更迭进行了阐述。

2.1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发展历程

龙车镇搬打狮子历史悠久，记载始于清末民初，现已传承至第九代。查阅相关史料，结合田野调查数据，研究认为龙车镇搬打狮子历经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萌芽发展时期（清末民初）。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具体起源时间已无从考证，根据多位传承人的回忆以及结合史料，当前较为认同的观点是：龙车镇搬打狮子并未原产于本地，是由清末民初的一位江湖游医利用单人舞狮招揽生意时引入，随后龙车镇的舞狮活动逐渐兴起。

第二，摸索前进时期（20世纪50年代-90年代）。这一期搬打狮子的演绎人群逐渐增多，从2-3人走街串巷的“游行”表演，逐渐发展成为若干团体，少则6-7人，多则12-15人。20世纪70年代左右，龙车镇的搬打狮子发展到鼎盛时期，整个龙车镇境内有3-5支舞狮队。

第三，保护传承时期（21世纪初——至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传统项目的搬打狮子在日新月异的文娱方式面前逐渐走向衰落。这一时期，搬打狮子的高演逐渐被现代的“歌舞团”取代，演出机会锐减。随着传承人的不断老去，龙车镇搬打狮子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2007年龙车镇搬打狮子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纳溪区广电局多次对龙车镇搬打狮子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并在2020年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视频录制，对搬打狮子的历史、演绎方式、传承教学进行较为全面的拍摄，为该项目保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2.2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演绎内容更迭

大部分的民俗体育项目都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并与时令节庆、民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搬打狮子从起初过年时寓意的吉祥纳福，逐渐增添到为各类庆典的“热闹”，甚至作为地方特色参加各类艺术展演活动，其演绎内容也在伴随时代的变迁不断更迭，督促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情趣，迫使搬打狮子演绎内容更迭。发展初期，参与演绎的人员较少，多为2-3人的“巡演”（两人负责舞狮，一人负责配乐（敲锣或者打鼓），走家串户地进行表演，讨主人家的吉利（红包）；表演的内容为片段式的舞狮；表演地点不受限制，主人家的堂屋、园子都可以；表演时间仅为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搬打狮子表演逐渐出现在人们的婚嫁、老人寿等庆典中。单调的舞狮活动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搬打狮子不断吸纳各类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技艺

融为一体，逐渐衍生出了“地游狮”（沙和尚逗狮子、狮衣吞棍等）、“猴子爬竿”、“高台舞狮”、“猴子翻高台”、“火龙圈”等特色项目，也兼有拜寿祝酒、武术对练等传统内容。表演道具就地取材的四方桌、长条凳、竹竿、扁担等。表演难度上也进行了升级，所有高难度表演均不设置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以在方寸之间演绎险象环生的悬念而独具魅力。

二是演绎人员间的相互交流，促使演绎内容的更迭。初期，演绎内容主要“地游狮”，即在地面游荡逗乐观众的舞狮活动，危险性较小。随着搬打狮子队伍的壮大，一支完整的搬打狮子队有16—18人，演变出“孙悟空”（小脸子）、“沙和尚”（大脸子）、“耍狮子”、“打响儿”（伴奏）等角色或分工。但由于参与人员均为业余演员，且为农民，农忙时节的演出，人员通常都不固定，各队伍间的人员相互串联组队演出，相互交流中，演绎内容得到不断扩充。例如表演项目“火龙圈”，据传承人介绍：“火龙圈表演，起初是将草纸做纸圈点燃，“孙猴子”（扮演孙悟空的演员）飞身穿过就结束，后来另外一队“孙猴子”在一次临时的参演中觉得这个项目不够精彩，于是将用于表演飞刀绝技的刀子绑在草纸圈内，刀尖一致对着圆心，形成了火龙刀圈，观众看了大呼过瘾，往后的火龙圈都绑上尖刀了。”

表1 龙车镇搬打狮子演绎内容概况

性质	人数	表演项目	具体内容	分工情况
自发的 小团体	2-3人	春节舞狮	1-2人舞狮，春节期间，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表演，寓意吉祥如意。	1-2人舞狮，1人配乐
有组织的 大队伍	5-1人	舞狮类	1. “狮衣吞棍”——“孙悟空”与狮子间的“搏斗”过程，最终“孙悟空”用棍子“贯穿”狮身从而打败狮子。2. “翻云”——模仿“孙悟空”与狮子在“云朵”间“打斗”的场景。“云朵”有3-4人手持云朵型道具完成。“沙和尚逗狮子”——“沙和尚”（也称笑脸和尚、大脸）与狮子嬉戏的场景，有时“孙悟空”也加入其中，场面诙谐幽默，常用于祝寿。	2人舞狮，1-2人扮演角色，3-5人配乐
		杂技类	1. “猴子翻高台”——用4-6张四方桌重叠形成的高台，扮演“猴子”爬到顶端做倒立、单腿直立等危险性较高动作。2. “猴子爬杆”——长约10米的竹竿，用绳使其固定直立于空地，竹子顶端固定一条长条凳，“猴子”徒手爬上竹竿顶端，进行无保护措施的动作表演。3. “火龙圈”——用草纸制成的圆圈，内置尖刀，表演时用火点燃纸圈，表演者“飞身”从中穿过。	“猴子翻高台”单人或多人；“猴子爬杆”单人；“火龙圈”单人或多人
		武术类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武松打虎等武术对练项目	2人持器械或徒手对练

3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发展传承

3.1 龙车镇搬打狮子的传承困境梳理

3.1.1 表演群体减少

上世纪70年代是纳溪搬打狮子的鼎盛时期,纳溪境内常年活跃着3-5支各具特色的搬打狮子队,随着21世纪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搬打狮子表演人数、次数逐渐减少。截止到2020年,纳溪已仅存一支搬打狮子队,表演者的平均年龄均已年过六旬。加之传承方式较为单一,要求少年学艺,靠口口相传,手把手教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该项目没有人来学习继承,会有濒临失传的可能。

3.1.2 项目自身特点限制

一是搬打狮子虽是一项民俗体育,也是一项民间技艺,特点是表演动作复杂、难度系数高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表演者有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习得;二是学习难度较大。搬打狮子需要表演者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且要从小学习,例如“孙悟空”的表演者需要身形瘦小、灵活敏捷的人才易完成;三是项目商业价值较低,搬打狮子的表演具有明显的节庆色彩,不够稳定的表演场次难以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表演者无法将该项目作为谋生的职业。

3.1.3 群众参与度降低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媒体和娱乐方式的日新月异,促使人类精神文明享受多元化的形成。曾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传统技艺搬打狮子,也仅在重大节日才有表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使得群众对这个项目了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群众眼中的“历史文物”。

3.1.4 理论研究缺乏

在继承和发展民俗体育文化工作中,要从理论研究开始,搬打狮子发展依然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现存资料显示,“搬打狮子”较少的文字记载和影像记录形成于本世纪初,至今已年代久远、内容陈旧,亟待补充和更新。

3.2 龙车镇搬打狮子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3.2.1 加强引导,完善管理,坚持强烈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纳溪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等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龙车镇搬打狮子保护和传承工作,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但“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长期工程,还需要有关部门的持续支持,积极引导群众自发地去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将这一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3.2.2 革新传承方式,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

“非遗”进校园,是使传统文化重焕生机的新理念。利用现有教育教学资源,积极将搬打狮子引入课堂教学,众多实践证明这是可行之道。通过传承人现场献技生动的讲演,可以提

高学生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学生对“非遗”项目的兴趣。

3.2.3 完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培训、交流、学习等工作

在搬打狮子的保护与传承中,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至关重要,代表传承人自身素质决定了该项目的传承质量。如何去引导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新、创造传承手段,是值得探索为问题。随着搬打狮子代表性传承人逐渐老去,年轻人要承担起历史重担,开设相关讲座、培训班、学习班,让广大年轻人了解并自觉加入到该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中,才能使搬打狮子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除此之外,定期开展传承人技术、教学能力培训,定期派送传承人外出交流学习,也是创新传承、提高传承积极性的可行之路。

4 结束语

作为地方民俗体育文化的搬打狮子是一个时代发展进程的见证,经过了时代的洗礼,是人民群众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结合,积极保护和发展该项目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做到与时俱进。搬打狮子若干表演项目可以对其进行重构和变革、创新和发展,即在传承传统搬打狮子时加入新的文化元素使其多样化,但又不能随意更改其内容,导致其原有文化丢失,必须尽力维持其原有状态、保持本真才能使其丰富内涵源远流长。这个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和广大学者积极思考。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 (2019-09-02) [2019-11-13]. http://www.gov.cn/j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 [2] 李本一,程文广. 新时代我国舞狮运动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20(04): 31-37.
- [3] 谢中元. 非遗传承主体存续的文化社会基础——对佛山醒狮习俗的历史考察[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8(01): 133-142.
- [4] 裴佳勇. 机构改革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问题及对策[J]. 档案管理, 2020(05): 22-24.
- [5] 王舜,程美超.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研究——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深刻论述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20, 41(04): 1-6+37.
- [6] 崔岚. 唐朝“狮文化”影响下“舞狮”民俗的扩展传播[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12): 37-38.
- [7] 丛密林,邓星华.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新论与学校传承[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11): 72-77.